

奔

沙塵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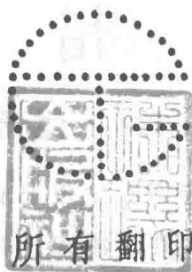
724-31 / 11:5

二(5)

奔

小說文庫⑤——沙塵著

珠璣出版社
印行

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奔

著作人：沙 塵
創辦人：胡 文 顯
發行人：馮 蘭 英
編輯人：胡 文 顯
校對：馮 立 煌

編	號

發行：珠 璣 出 版 社
社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 101 巷 13 號 2 樓之 1
社長：馮 俊 嶺

電話：(07)7470736 2618713

郵撥號：0416419-5 胡文顯戶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3805 號

印製：立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 533 號

電話：(07)7518779

定價：120 元

初版：中華民國 76 年 11 月 30 日

目 錄

思親人語（代序）	三
起 點	一五
又見春天	二六
奔	三六
收穫季節	五三
親 家	六五
阿德與我	七五
爺爺的板子	八七
假 日	一〇〇

懶蟲變駱駝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老 友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狼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
非親是親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轉 念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但盼月圓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憶……………一八五

歸 途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餞 別……………二一三

烏鴉和牛……………二二二

724-51 / 11:5

二(5)

奔

小說文庫⑤ — 沙塵著

珠璣出版社
印行

思親人語（代序）

人，沒有不受環境影響的。

拿我來說，一個連小學都沒有讀畢業的人，竟然也敢提筆寫文章，著書立言，在報刊雜誌上騙取稿費，除了有點自不量力之外，多多少少還是受了環境的影響。

小時候，父母對我的管教非常嚴格，言行規禮，時加督促，不可稍有鬆懈逾越，尤其是父親，嚴格中更加帶嚴厲，目的是在「望子成龍」，希望我長大成人後能夠有所作為，飛黃騰達，光宗耀祖，不要像他老人家那樣，讀了堆滿一屋子的書，道德文章譽滿鄉里，結果却因為沒有趕上科舉，使得所學非能所用，無從發展，仍舊脫離不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耕生活，起早睡晚，守着田地過那種翻泥弄土的日子。

由於理想之所在，殷盼期待的心情亦就愈加急切，我四歲即在家裏跟隨父親識字啓

蒙，最初讀的是三字幼儀與「三字經」（三字幼儀不同於三字經），接着是「百家姓」和「增廣賢文」，再下去就是全部的四書。他老人家給我定下的規則是日讀一章或一節，每讀一段書文必須能熟記背誦，全書終了要從頭到尾的包背通本，甚至於默寫，若結紂不出而稍有差錯，準會不輕不重的挨上一兩個耳光，被打得頭暈目眩，眼冒金星，有時間還要點香罰跪，面向祖先神位，直到一根香燃完為止。

六歲進入私塾就讀，入學時父親隨伴護送，母親則在我的書籃子裏裝進四個小乾盤，一壺酒，另外還有香燭紙錢（在家鄉，我們讀書那個年代用的是橢圓長方如元寶形的竹籃子，並非現在的書包；乾盤即為下酒菜，全都是臘味，有臘肚、臘腸、豬耳朵、臘豆干等）。把香燭點着，紙錢焚化，先對孔聖人的神像神位三跪九叩首，繼向老師四揖四拜，然後父親再把酒菜擺上桌，陪老師吃喝，遵行的是古俗古禮，讀的當然還是線裝老古書，連挨打受罰都含帶着源遠流長的古老風味，只是耳光不再多挨，改用手心代替（跪香仍未取消，所不同的是，在膝蓋底下又增添了幾塊碎瓦片）。

所謂「手上挨板子，頭上戴頂子」。儘管受罰挨打是常事，家常便飯，不足為奇，實際說來，我讀書的成績還能勉強過得去，並不算太壞，三年中我又從「詩經」與「古文觀止」而讀完了全部的「幼學瓊林」。由於當時教學沒有一定的規定標準，老師想到

甚麼就教甚麼，父親看到甚麼就要我讀甚麼，所以我小時候的書讀得很雜，諸如「禮記」、「易經」、「左傳」、以及「書經」等，我都數小節小段或數句數語的讀過，背誦過，但那也僅僅是讀了而已，後來又因時代進步與演變，一切都在汰舊迎新。至此，我不得不結束死記苦背像歌唱而不求甚解的讀書方式，棄古從今，捨近就遠，跑到離家十多二十里路外的鄉鎮上去投考高級小學，接受新制教育。

高級小學又叫做中心小學，由四年級讀起，前往投考的那天，父親以無比的興奮護送同行，整日關懷照料，路遠恩情長，他老人家從早到晚一刻都不會離開過我的左右，要甚麼有甚麼，想吃甚麼就買甚麼；我坐在教室裏埋頭應試，父親則站在窗口外面佇立守候，每考完一節必要細加詢問，詳盡開導，鼓勵多於責備，無論任何時間，所接觸到的都是一張慈祥而充滿欣慰的笑臉，感受跟往常大不相同。尤其是學校放榜我被錄取了以後，父母親又都同時忙著爲我作入學前的準備，賣糧食籌錢，買這買那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乃至於舖的蓋的，接連奔波勞碌了不少時日，越忙，兩位老人家堆集在臉上的笑容愈加濃厚！

也許是命運中註定要使父母親的願望全部落空，我自己只是一條蚯蚓，根本不能算是甚麼變蟲成龍的材料，小學僅讀了兩年零八個月，三年不到，終於受時局所迫，遭遇

戰爭的威脅，我毅然拋棄學業，丟開箱櫃書籍，懷着激怒憤恨和愛國的情緒，在家族親友淚眼送別的狀況下，由學校裏跑出來當了兵，且一當就是好幾十年，成了終身的職業，少小離家，老大未歸。

當軍人是一條十分正確的道路，既可保家又能衛國，五湖四海任我遨遊，走得遠，見得多。近四十年來，我走過了中國廣大土地的十好幾個省市，足跡踏遍大江南北，並滾過抗日戡亂兩大戰場。雖然流光易逝，歲月不居，人也從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由少年邁入中年，逐漸接近衰老，聊以慰藉的是身體尚稱粗健，精力亦甚旺盛，快樂天真不減童稚。

我所說的受環境影響就是這樣，當兵當得久了，跑的地方多了，再加上原有的那麼一點點「存貨」，總認為自己的經驗見解過人，肚子裏有裝不下的知識學問，兼之在部隊裏面始終居於最基層的地位，自卑與驕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在在都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很想搬出幾套來讓別人瞧瞧，於衆人的面前展示炫耀一番，藉此有所表現。心想，條條大路都能通羅馬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他能我亦能，何況，舞文弄墨是人間至高無上的雅事，利用機會塗鴉寫寫稿，不僅能排憂解愁，消除悶悶，同時還可以付托情懷，遣散孤獨寂寞，寄望彌補生命中某些無法握緊抓牢的缺失。再說，有朝一日躍登上了「

作家」的寶座，即可財譽兩得，名利雙收，何樂而不爲呢？

有所爲必欲所成，這是每個人從事各種行業的共同願望，也是千古不變的定理。想有所成又必須要有持久奮鬥的毅力和勇氣，不怕挫折，受得住打擊，愈挫愈堅，永不氣餒，爲收穫前付出一些勤苦耕耘的代價。我的天資不高，感悟性低，表達能力尤差，凡事都欠缺修養與忍耐，莽漢一個，惟獨不缺少的是一股實幹硬幹的傻勁，肯嘔心血，絞腦汁，能自我鞭策磨鍊；從第一首口號詩出現於軍報的時候起，經常都在晝夜不分的寫寫改改，逢靜則思索，遇閒即伏案塗抹，寫了投，投了退，退了再寫再投，如此這般的蹉跎了近三十載的大好光陰。

假如有人要這樣問我：你是真正的有所成了嗎？實在很慚愧，至今我仍舊還停留在起步摸索的階段，離成功的境地相距有十萬八千里！「事非經過不知難；書到用時方恨少」。非但無成，如今才徹底悔悟到當初的無知膚淺，孟浪輕率，有了空虛貧乏的感覺。更何況，歲月帶走我太多太多的遺落，童年時期所讀過的那點古文古書早已忘記得乾乾二淨，印象毫無，全部歸還給老師去了。

然則，父母親的關愛呵護永存腦際，長留心底，雖說離家日久，歲月早已把父母的音容形影從記憶中沖淡，印象模糊，但小時候兩位老人家給我的嚴厲教誨，今生今世我

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目前，穿在我身上這套近四十年的軍服已經脫卸下來，值此國土未復，赤焰待滅，「解甲」不能「歸田」，爲報國恩親情，爾後無論站在任何崗位，在任何一種情況下，我仍將要以「老兵不死」的精神意志，從學習中覓求進取，充實鍛鍊自己，手執討逆伐賊之筆，肩負起一個中國人應盡的責任，若無意外，當不致於驟然停歇或休止。

父親不幸已於早年因病亡故，母親至今生死未明，想來也已不在人世。一轉眼，自己已屆耳順之齡，但願國運昌隆，我亦老而不廢，他日王師凱歸，回到家鄉，在兩位老人家的靈前點插幾柱清香，焚化幾疊冥紙，奉獻上我平生塗鴉所塗抹出來的一丁點成績，聊表人子孝思情懷。

76年2月19日西子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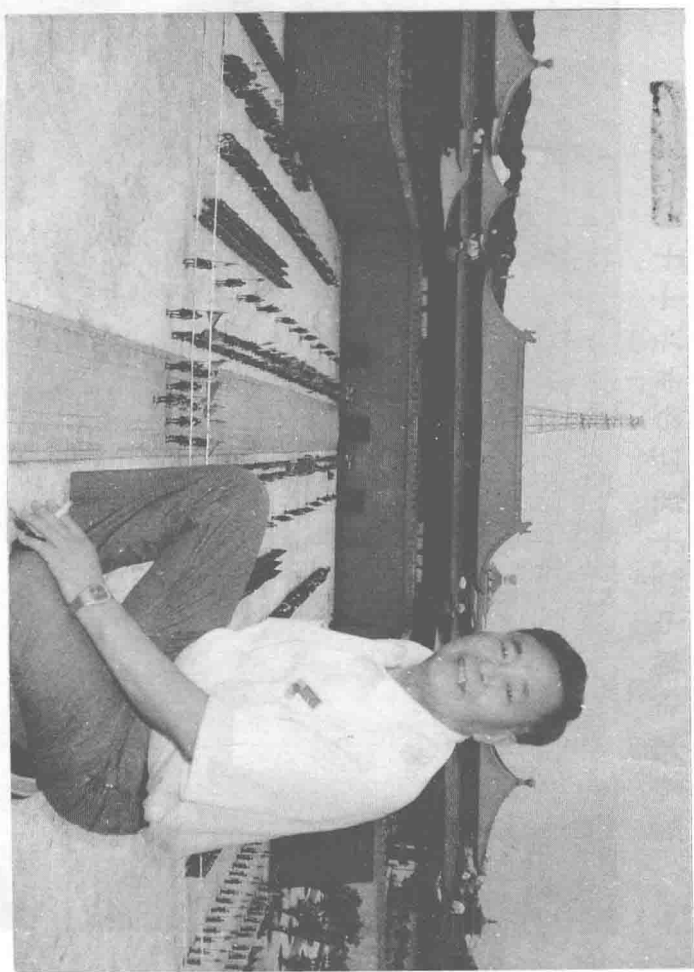
擔任高雄縣文藝營輔導員時
攝於中正預校

與可愛的義女合影





七十六年參加第七屆中韓作家會議



七十五年五月七日參加作家聯誼活動
留影於小人國